

杏林茶座

幸福的理由

青衫 (辽宁)

开了博客，每天记录下自己琐碎的生活。博友留言说，你怎么总有那么多幸福的理由！

是啊，唠唠叨叨的都是些小事，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值一提，但是我总觉得，即使再小的事，只要我开心，家人高兴，都值得我珍藏在记忆中。

去年当上了房奴，长途旅行成了奢望，那就短途自助游，安排起来更自由轻松。常和老公说的是：等房奴的日子结束了，你必须带我去欧洲！老公极力配合：一定一定！先不管能否成行，最起码我因此盼望着，在期待中幸福着。

身边总有人抱怨日子不如意，我也有过。老公懒惰不干家务，总把家里弄得脏乱差，但是转念一想，他顾家，有责任感，从不挑剔我做的粗茶淡饭，对我的任性报以宽容；孩子的成绩从来没有达到我想要的分数，但他综合素质好，健康成长；父母的身体总让我牵挂，但和那些失去双亲的人比起来，我还有机会叫上一声“爸爸、妈妈”就是极致的幸福！

凡事往好处想，心情就开朗了，幸福就会围绕着我们转。连那些琐碎的烦恼，都会变成幸福的源泉。

只要你做个有心人，幸福真是无处不在。别抱怨别记仇，很难想象一个心灵灰暗的人，幸福快乐会接近他。外面的阳光那么灿烂，我们顿顿饭有着落，有衣穿，有空看书，有点钱孝敬父母，感激生活还来不及呢。

杏林·连载

打赤脚不怕穿鞋的，既然闹翻了，大癞子和王九毫无顾忌地戏谑起来。不良师爷气得脸泛青，连顿文明棍大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邱队长，把这两小子抓起来，这里是张家的天下，容不得他们撒野！”

邱队长犹豫着未动，人群中却响起质问声。

“哟，奇怪也哉！合口镇何时成了张家的天下？”一位身着白绸长褂的中年人从人群中走出，不阴不阳地问道：“张师爷，虽然张督军统领松澧驻军，按时兴的说法也就是个都统，官不过四品。朝廷自古例制武不干政，何来张家天下之说？哼，若放在过去几年，就凭这句话，就是谋逆大罪，当诛杀九族哦。”

白绸长褂中年人虽一副文人模样，却也有几分气度威严，远非不良师爷小人得志的猥琐样可比。“咦，是蒋家二总管蒋肅云哩，有好戏看喽！”有人认出来人身份，顿时议论纷纷起来，显然都在幸灾乐祸，盼着看戏。

虽然王九离开合口时年岁还不小，但在张家也耳濡目染，知晓一些小镇陈芝麻烂谷子的事。小镇虽不大，却因为位处水陆要衢，通津三省，加上澧阳平原物产丰富，形成了庞大的物产集散交易地，也成了豪霸财阀争利显势的较量场，包括鄂省、黔省都有势力插入其间。其中，势力最大的四家便是蒋、邓、黄、张。

凡人故事

爸爸，我们回家

王智 (江苏)

“爸，回家吧！”大儿子再次央求道。病房里四个儿女围站一圈，老王躺在床上，眼睛一闭，任凭儿女们左哄右劝，硬是不吭声。

“爸，车在楼下都等一个钟头了。”“爸，爸！孙子孙女都在家等您吃晚饭呐！”“爸，出院手续早办妥了。刚才护士长也说了，马上就要有新的病人住进来，就等您这张床了啊！”老王在床上从左边翻身到右边，其实他也明白，昨晚护士长都跟他谈过了，今天必

须出院，真的不能再拖了。

“是啊，老王。你病都好了，不回家是啥道理啊！”邻床的老李也走过来，手拍拍老王的肩，笑眯眯地劝说道，“别给孩子们添麻烦啦！”

“我给他们添什么麻烦了？”老王睁开眼，终于开了口，“我在哪里都一样，反正他们当我不存在！”

原来，这么多年，老王都是孤独的。子女们成家立业以后，总说工作忙，很少回家看望老两口。去年，老王的老伴也去世了，子女们

就请了个保姆照顾老王，他们回家看望老父亲的次数就更少了。可怜的老人，七十多岁，行动不便，终日只能与电视机为伴，难得盼来子女们哪怕一分钟的电话啊。

上个月，老王不小心摔伤了腿，就住进了医院，没想到却给他带来了笑容。

“老李啊，你说这里多好。有你们陪我聊天，还有护士给咱们念报纸，问咱们饿不饿、冷不冷，连给我挂水我都觉得好啊！”老王索性坐起来，握着老李的手，如孩童般认真严肃期待他的回应。

“老王啊，人老了，都这样啊，得自己找乐子啊……我保证每周给你打电话！”

老王听了这话，笑了笑，站在旁边的四个子女却擦了擦自己的眼角。

“爸，您出院后，就住我家！”大儿子蹲跪下来说。

“爸，您以后就轮流在我们姊妹家住。”

儿女们赶忙扶着老父瘦弱的臂膀，沉沉地又说一遍：“爸爸，我们回家！”

杏林画廊



年年有余

作者简介：张中华，擅长中国画人物、山水、花鸟画。现在湖南省常德市卫生局工作。

鬼郎中

·司马沃野 著

蒋家的先祖蒋官一可以说是这个繁华之所的“创始人”。蒋官一因功封爵留驻石澧，后在此开枝散叶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。几百年积淀下来，其势如庞然巨物悍不可侵。蒋家仅在清朝任三品以上文官的就达四十七人，三品武职以上的达三十二人，最高官职为吏部尚书和工部尚书。蒋家财富多得无可算计，当年朝贡土特产于南京金陵朱氏朝廷，从澧州府到金陵专修一条青石车马道，其行不让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的唐明皇专美于前，曾乐得朱洪武抚髯大赞。即便到如今，总督巡抚也礼让三分。蒋家的产业和生意遍及各业，覆盖湘、鄂、黔三省。尽管时下势乱，掌兵执权者势滔滔天，但也无人敢撼蒋家这个宠然大物。张家区区一个四品都统在蒋家的视野中还真如一只被耍的猴。

不良师爷也是攀上高枝得意忘形，更加上他虽阴谋多谋，也不过在“屋场上”耀武扬威罢了，却未见大世面更不识官场禁忌。在他的眼中，张督军就是天，张家就是地，目中容不得外物。被蒋家二总管当众诘问，青中泛白的瘦脸涌上红潮，连鼠须都翘了起来。他不知蒋家底蕴，更不识蒋

家一名总管有多大权势，更未见过蒋肅云。为扳回颜面，他故作风雅抖开折扇摇了摇，道：“蒋家的人？哼，在合口这一亩三分地上，你蒋家是龙得盘着，是虎也得卧着。这两个野小子在码头上偷抢坑骗搅乱市易，莫非是你蒋家所使？”

蒋肅云何等身份，不良师爷狂言令他脸色一冷。一个面如童颜发如霜的白胖青衫老者走了出来，插言道：“哎哟，张师爷这话说过头了。镇上人谁不知道，这两个小子一个是铁口苏的养子，一个是王三菩萨遗孤，还曾在贵东家的济世堂学过徒，何时又与蒋家沾上了呢？你说他俩偷骗扰市，刚才督军大人的亲卫都搜过身了，总不能栽赃吧。说到扰市，鄙人倒要向公所举报，适才敝府下人谈好价了的十担杜仲、五担天麻还有一担山参正待过秤，被人仗势强行截住，不知此事如何是了？”

“邓松林，你不要趁火打劫，那批药材明明是张家先订，何时是你邓家的了！”不良师爷叫道。

王九不识那个白面青衫老人，问“这是什么人，敢和张家叫板？”大癞子答道：“这个邓松林是邓家主事的管家，镇上人都唤他九公，心

倒是不坏。那船药材的确是邓家已讲定的，只差过秤付银了。张家的佣人争不过，不良师爷接到报讯后才带着那几个丘八赶来，强行封船封秤。俺要天麻给爹治头痛病，趁乱窜进去顺了几块。嘻嘻，被那背时鬼贼眼看见了才开溜。”

见不良师爷像疯狗似的逮谁咬谁，蒋肅云不屑地冷哼一声：“原以为澧阳膏腴之地，合口人文风流，顺道一瞻，哪知恶狗狂吠，一派乌烟瘴气，不看也罢。张家的人吧，记住哪，帮闲的狗可不能给主人惹祸哟！”

蒋肅云转过背领着随从甩袖而去。王九对大癞子道：“神仙打架凡人遭殃，大佬都走了没戏看，俺开溜吧！”拽着大癞子便往人群中钻。

正与邓松林“斗鸡”的不良师爷气正没处撒，瞥见王九两人转身开溜，吼道：“两个王八崽子，哪里跑！给俺抓住！”

丘八还没动弹，不良师爷倒扬起文明杖追了上来。

“嘿嘿，不良师爷走稳啊，豆芽似的身骨子莫摔坏喽。”王九扭头憨憨一笑，赤脚轻踢，一块西瓜皮蹭地飞来，恰巧被不良师爷一脚踩上。哧溜一下，足下一滑身往后倾，砰地摔了个四脚朝天。

“师爷，这是见面礼！”

已经蹬蹬跑上几级码头的王九，侧回身憨憨一笑扬长而去。 ⑩